

长篇小说



洛神

天下第一美女——甄宓

曹操想她，曹丕不爱她，

她心里只容得下曹植……



台湾第二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创作奖首奖

胡晓明

胡晓暉

著

2

胡晓明

胡晓晖
著

洛神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洛神/胡晓明,胡晓晖著. - 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1999.9
ISBN 7-5313-2158-0

I. 洛… II. ①胡… ②胡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2612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字数:350 千字 印张:16¼ 插页:2

印数:1-8 000 册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

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李红强

责任校对:宋嘉哲

封面设计:耿志远

版式设计:耿志远

ISBN 7-5313-2158-0/I·1876 定价:27.00 元

上

卷

第一章



1

大汉建安九年（公元 204 年）五月，漳河之畔。

司空、车骑将军、武平侯曹操立马高岗之上，俯视着远处的邺城（今河北临漳县西南）。谋士荀彧、郭嘉，大将曹洪、夏侯渊等十数骑雁翎般整齐地排列着，侍立在曹操左右。众谋士和大将身后，是五百衣甲鲜明、戈矛闪亮的护卫亲兵。高岗之下，是一座又一座军营，绵延直至天际，有若一条巨大的铁链，牢牢锁住邺城。每座军营都建有高大的望楼，每处望楼上都飘扬着一面大旗，上书血红的一个大字——曹。

乌云漫天，遍地野草随风摇曳，犹如波涛般起伏不定。

突然，鼓声大作，无数兵卒从军营里冲出。每一个兵卒肩上都扛着装满泥土的草袋，快速向邺城扑去。

邺城城墙高达五丈，在乌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雄浑壮观。从城外望去，城墙上静悄悄地见不到一个人影，只有一面破旧的大旗在城楼上迎风招展，旗上醒目地绣着一个黑沉沉的大字——袁。

荀彧、郭嘉、曹洪、夏侯渊等人不觉屏住了呼吸，悄悄向曹操望过去。众人都是久经战阵，心中明白——愈是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沉寂不动的敌人，则愈是意志顽强可怕的敌人。

曹操面露微笑，左手抬起，悠然地捻动着腮上的几缕胡须。

眼看兵卒们已冲近了城墙，城垛间忽地闪出了密集的人影，紧接着弓弦声大响，飞蝗般的羽箭从城墙上劲射而出，狂风暴雨一样扫向曹军。

刹那间，惨呼声响成一片，曹军兵卒一个接一个倒在了地上。但众兵卒并不后退，直到冲至离城墙五六丈的距离，这才抛下草袋，转身狂逃。

羽箭的厉啸声清晰地传到了高岗上，凄厉的惨叫声清晰地传到了高岗上。

曹操端坐马上，依然是面露微笑，仿佛什么也没听见。

鼓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冲出军营的兵卒一队紧连着一队，而城墙上射出的羽箭也是一阵密似一阵。

鲜血染红了大地，兵卒们的尸体铺满了大地。

渐渐地，邳城之外多出了一道高达丈余，由鲜血、尸体和草袋垒起的“城墙”，这道城墙又分出了数条双层夹峙的“岔道”，通向波涛汹涌的漳河。

每条“岔道”和漳河堤岸的连接处，都站立着数百名身体强壮，手持铁锄、铁铲的兵卒。

曹操望着那多出的“城墙”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左手松开胡须，先是往上一抬，接着往下猛地一劈。

高岗上升起了一面火红的三角令旗，对着河堤方向连摇了几下。

兵卒们疯狂地挥着铁锄、铁铲，挖开了河堤。

哗啦啦——汹涌的漳河水顺着“岔道”直向邳城冲去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曹操望着奔腾咆哮的漳河水，仰天大笑，声震长空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”……曹洪、夏侯渊等武将亦是大笑了起来。

“唉，”——荀彧和郭嘉几乎同时发出了一声叹息。郭嘉

的叹息很轻，轻微得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。荀彧的叹息却十分沉重，沉重得使马上的曹操听了，身子竟是一晃。

“文若，依你之见，在此水攻之下，邺城几日可破？”曹操亲切地叫着荀彧的字，尽量以平静的语气问着。

“属下以为，邺城不必强攻。司空大人集十数万大军于坚城之下，致使许都空虚，实为自蹈险地。方今袁绍虽死，而其子冀州刺史袁尚、幽州刺史袁熙、青州刺史袁谭及其婿并州刺史高干仍是拥兵割据，一旦军势联合，必成心腹大患。且荆州刘表、江东孙权、汉中张鲁、西凉马超，还有刘备等贼，俱视司空大人为敌，倘若趁虚攻击许都，则司空大人前后不能相顾，势必陷于苦战之中。依属下想来，司空大人只需留下一将，统兵万余，便可围住邺城，然后尽起大军，速速扫除袁氏兄弟和高干，解除后顾之忧。邺城虽为袁氏根本之地，但袁氏兄弟既已扫灭，则守城将士必是拱手而降。”荀彧恳切地回答道。

曹操听了，似是若有所思，又叫着郭嘉的字问道：“奉孝，依你之见，我军是否应当强攻邺城？”

郭嘉迟疑了一下，答道：“孙子曰，‘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’。邺城乃河北第一坚城，强攻之下，损伤必重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曹操又是一声大笑，说道：“文若、奉孝熟知兵法，满腹谋略，能得二位相助，实乃吾之大幸也。然法无定法，谋无定谋，当依时而变，依势而行。方今天下，能与本司空相敌者，惟有一袁绍耳。官渡之战，袁军大溃，袁绍惊惧而亡，则天下已是指日可定。刘表乃一昏庸之人，孙权乃一乳臭未干小儿，张鲁乃一愚妄之徒，马超乃一有勇无谋之匹夫，刘备虽稍有才智，但却寄人篱下，无立足之

处，此等贼子，不值一扫，何须忧虑？至于袁氏兄弟和高干，只是豕犬之类，但知自相撕咬，绝无联合的可能，岂足为患？邺城乃袁氏根本重地，资财堆积如山，吾若破之，养兵之费足矣，倘若先败袁氏兄弟，再攻邺城，必至多费时日，空劳军卒，非是善策也。”

“只是眼下军粮不足，难以长久围困坚城。”荀彧委婉地说道。

“营中军粮可支几日？”曹操问道。

“可支一月。”荀彧回答道。

“本司空借水神之威，十数日内，必可破城。”曹操傲然说着，却又话锋一转，“不过为了安定军心，还是应该从许都多运些粮草来。嗯，此事就有劳文若督办吧。”

“属下以为……”

“文若！”曹操陡地提高声音，打断了荀彧的话头，“军粮之事至重，耽误不得！”

“是……属下遵命！”荀彧拱手说道，心中忧急如焚，思绪就似眼前流动的漳河水一样翻腾不休——曹公一向见识远大，善纳人言，今日却为何这般强词夺理，坚持攻城下策？以水攻城，必致城中百姓死伤惨重，古今良将非到万不得已之时，决不会用水攻之计，以避残暴不仁的恶名。何况邺城乃一孤城，早晚可破，根本不必水攻，曹公雄才大略，为何偏偏不明白这样浅显的道理呢？曹公如此急于破城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秋风渐至，遍野的乱草青中带黄，透出萧瑟之意。

将军曹丕、夏侯尚登上高高的望楼，向敌方据守的邺城望去。

草袋垒成的“城墙”依然紧紧包围着邺城，汹涌的漳河水依然不停地冲击着邺城。

忽然轰隆一声，就似天边暴响了一个巨雷——

高大的邺城崩开了一道两三丈宽的缺口，咆哮的河水巨蟒一般闯进了城内。

“城塌了！城塌了！”曹丕、夏侯尚兴奋地大叫了起来。

鼓声大起，一队精锐兵卒抬着早已准备好的木筏，奋力冲向城墙的缺口，企图借着水势攻进城内。

但是守城者早有准备，缺口两端羽箭齐射，将冲锋的曹军全数赶了回去。与此同时，缺口两端抛出了无数巨石和装满泥土的布袋，渐渐堵住了汹涌的水流。

“唉！”曹丕不觉叹了一口气，“又让他们堵住了。司空大人说，水攻之下，十数日便可破城。可是自从水攻以来，已经三个多月了，这城墙也前前后后崩塌了十几次，却又每一次都被敌军堵住了。”他看上去很年轻，不过十七八岁，外貌俊雅，眉宇间隐隐透出一层难以掩饰的戾气。

“司空大人纵横天下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不料碰上了这座孤零零的邺城，却是嚼不动，咬不烂，实在让人想不明白。”夏侯尚说道。他年龄和曹丕相当，生得唇红齿白，

眉清目秀，不似一位统兵作战的将官，倒更像是一位成天寻花问柳的富家公子。

“自从二月以来，十数万大军屯于坚城之下，差不多有大半年了，耗费的钱粮不可计数，战死加上病死的军卒亦是成千上万，士气大伤。”曹丕忧郁地说道。

“是啊，这大半年呆在军营中，我可是受够了罪。春天害了一场大病，差点病死，夏天又差点热死，若不是……若不是司空大人军纪太严，我早就逃回许都去了。”夏侯尚苦着脸说道。

“听说近来常有兵卒逃走，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就我们营中，昨日便逃走了八十多个兵卒，后来又抓回了三十多个，当众砍了脑袋。”

“常言道，‘鸟无头不飞，蛇无头不行’。司空大人当初若听从文若先生的谋划，先扫灭了袁氏兄弟，这邺城自是不战而下，我等也可少吃许多苦头了。”

“子桓兄，你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啊，倘若让司空大人听见了，定会甩下八十军棍，打烂了你的屁股。”夏侯尚叫着曹丕的字笑道。

“唉！”曹丕又是叹了一口气，“没有文若先生的谋划，我军就不可能在官渡大战中击败袁绍。司空大人一向对文若先生推崇备至，言听计从，不知为何偏偏在围攻邺城这件事上固执己见，拒不听从文若先生的进言。”

“这大半年过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，好在要不了几天，我们会回到许都。”夏侯尚感慨地说道。

“要不了几天就会回到许都？”曹丕听了，不觉一怔，“夏侯兄，你不是在做梦吧？”

夏侯尚连连摇头：“青天白日之下，我怎么会做梦呢？”

“你没有做梦，怎么说起了梦话？”

“子桓兄怎么知道我说的是梦话？”

“邺城不破，司空大人决不会下令撤军。既然没有撤军之令，我们如何能够回到许都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三日之内，邺城必破。”

曹丕不觉冷笑了起来：“莫非夏侯兄胸藏神仙之术，可令邺城守卒不战而降？”

夏侯尚笑道：“我当然没有神仙之术，可是我耳朵长啊——可以听到别人无法听到的消息。”

曹丕心中一动，忙问：“你听到什么？”

夏侯尚故作神秘地左右看了看，然后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昨夜司空大人到我二叔那儿去了。当时我也在二叔那儿，司空大人一到，我就退到了帐外。不过我并没有走远，又悄悄折回来贴在帐边儿偷听。我听到司空大人说——邺城守将审配的侄子审荣已有归降之心。那审荣守着东门，司空大人让我二叔挑选三千精兵，埋伏于东门外，与审荣里应外合，一举破城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我等当真可以回到许都去了。”曹丕不再怀疑夏侯尚的话——夏侯尚的二叔，是曹操的心腹大将夏侯渊。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一个大宦官，并无儿子，便抱了同乡夏侯氏之子为嗣，取名为嵩（即曹操之父），故曹操实际上和夏侯渊是叔伯兄弟，关系极为密切。曹操的许多机密之事，常常交由夏侯渊办理。

“子桓兄，你不是一直不明白——司空大人为何死围邺城不放吗？”夏侯尚带着炫耀之意问道。

“莫非你能明白？”

“以前小弟并不明白，今日倒是略知一二。”

“哦，这倒要请夏侯兄指教了。”

“司空大人死围邺城不放，原来只是为了一个美女。”

“只是为了一个美女？”

“正是。想不到司空大人英雄盖世，竟也过不了美人关。”

“那美女是谁？”曹丕的声音突然尖利起来。

“是……是袁绍次子袁熙之妻甄……甄宓（fú 伏）。”夏侯尚回答着，不觉后退了一步。他发觉曹丕的神情变得异常狰狞，有如在战场上面对仇敌一般。

“当真如此，当真如此吗？”曹丕厉声喝问着，右手按住了腰间佩剑的剑柄。

“昨夜司空大人……司空大人反复……反复叮嘱我二叔，说……说一旦城破，须得紧守袁氏府第，不得让任何人进入其中。还说……还说我二叔须得亲自看住甄宓，不得出了半点差错。”夏侯尚恐惧地说着，眼中全是疑惑之意。他实在不明白——曹丕为何一下子变得这般可怕？

“又是这样，又是这样。”曹丕喃喃念着，脸色苍白。

“子桓兄，你……你这是怎么啦？”夏侯尚小心翼翼地问着。

曹丕不答，目光从夏侯尚脸上移开，盯着远处的邺城，久久不语。

一阵风吹过，望楼上的大旗飞扬起来，发出呼啦啦的声响。

“子桓兄，你……你……”夏侯尚想说些什么，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

“夏侯兄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平生最敬爱的人是谁？”曹丕声音低沉地问道。

“子桓兄最敬爱的人，当然是司空大人。”

“不。司空大人虽是我的父亲，但我最敬爱的人，并不是他。”

“那……那会是谁呢？”

“是我大哥。”

“啊，这……”夏侯尚大感意外，一时怔住了。

曹丕的大哥名为曹昂，建安二年在曹操征讨张绣的战役中不幸战死于乱军之中。

“我大哥本来可以不死的，本来可以不死的啊。”曹丕说着，眼中泪光盈盈。

夏侯尚默默无语，曹昂战死的过程，他听长辈们说过——曹昂的确可以不死。

张绣本为董卓的部众，在董卓死后逃至荆州，投奔了刘表，被刘表安置在宛城（今河南南阳）。曹操因宛城处于许都侧后，地位十分重要，遂起大兵进攻。在曹操强大的攻势面前，张绣不敢抵抗，拱手而降。曹操得意之下，见张绣的婶母貌美，竟强掳至军中寻欢作乐。张绣闻知大怒，当即率兵反叛，直攻曹操大营。曹操措手不及，被打得大败，仓皇而逃，不料坐骑却被流矢射倒，眼看就要死于追兵之手。危急时刻，曹操长子曹昂将坐骑让给了父亲，自己徒步迎敌。曹操在儿子的掩护下，终于死里逃生，而曹昂却被追兵乱刀杀死。

“自从司空大人起兵以来，我就住在兵营里。司空大人忙于军国大事，很少看顾我。而大哥虽非我一母所生，却十分疼爱我，一有空闲，便教我骑马射箭，读书写字。若是行军征战中遇到了危险之事，大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。张绣反叛之时，大哥立刻把他骑的一匹快马让给了我，并且让他的亲卫兵卒保护着我速速逃走。大哥自己只骑着一匹寻常的

战马，结果落在后面，遇上了司空大人，就……就……”曹丕声音哽咽，说不下去。

曹昂之死，是司空大人最为忌讳的一件事，我还是不提为妙。夏侯尚在心里说着，仍是默默不语。

“司空大人为了一个女人，害死了我大哥。如今他又……哼！虽说是子不言父过，可是我……可是我心里忘不了大哥，永远也忘不了！这一次，我决不能让司空大人如愿，我要、我要抢先进城，杀了那甄宓，杀了那甄宓！哼，我看到了那个时候，司空大人会是一副什么模样。”曹丕说着，脸上浮起快意的微笑。

“子桓兄，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大哥已去世多年，如今你便是司空大人的嫡长子啊。听我二叔说，将来司空大人平定了天下，必会登基称帝。自古立嫡以长，到时你就是太子了。子桓兄若是意气用事，得罪了司空大人，对将来定是大为不利啊。”夏侯尚慌忙说道。

“太子？”曹丕嘴角痛苦地抽搐了一下，“将来司空大人若立太子，那一定不是我，不是我！”

“不是丕兄，又会是谁呢？”夏侯尚迷惑地问。

“是……是……唉！不说也罢。”曹丕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“司空大人从来不喜欢我，从来也不喜欢我。他喜欢的只是那些乖巧伶俐，会耍小聪明的儿子，而我呢，不是这样的儿子，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儿子。”

“就算如此，子桓兄也不能……”

“你住口！”曹丕猛地打断了夏侯尚的话头，“明日你一定要帮我杀了甄宓。不然，我就立刻去见司空大人，告你泄露军情，将你斩首示众！”他边说边刷地拔出腰间佩剑，向前一挥。

“啊！”夏侯尚惊骇地叫着，连连后退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曹丕盯着额上沁出冷汗的夏侯尚，仰天大笑起来。

3

只一刹那间，雕阑玉砌，朱窗绣帘，犹如天堂般的袁府就成了人间地狱。

“城破了！”

“曹兵杀进来了！”

“大伙儿全都没命了！”

……

鬼哭一样的嚎叫声里，众护卫兵卒、门客家仆、女奴乐工等等东奔西逃，跌跌撞撞地奔行在花园里、厅堂上、楼阁中，忙乱疯狂若无头的苍蝇。

一个女奴被门槛绊倒，从怀中掉出了一串珍珠。两个兵卒见了，立刻扑上前，夺走了珍珠。一个乐工紧紧抱着一座雕金香炉，低头急奔。几个手执利剑的门客见了，立即冲上来，乱剑齐下。乐工惨呼声里，栽倒在血泊中，雕金香炉亦被摔落在地，裂成了十余瓣，众门客各抢得几瓣，狂逃而去……

只有两个人没有随众奔逃。那两个人紧挨着坐在高高的大堂上，神情木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

两个人都是妇人，一个年在五旬上下，头发斑白，身穿素衣。一个看上去正当青春年少，只是长发披肩，遮住了大半个脸庞，使人无法看清她的外貌。